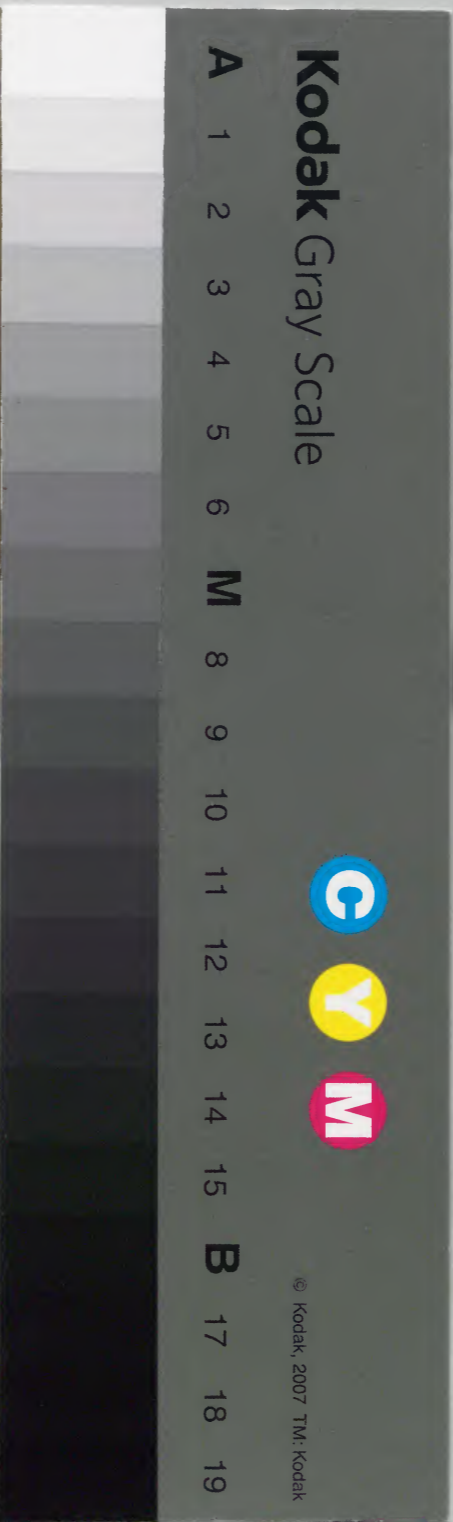


平親庸言

十三十四

五九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9483
冊數	10 ( 6 )
函號	299 140



事親庸言卷十三

淺草文庫

朱陽寶克勤靜庵甫著

男

容莊  
容邃  
棧梓

致孝者五第十三

禮祭義祭不欲數數則煩煩則不敬祭不欲疏疏則  
急急則忘是故君子合諸天道春禘秋嘗霜露既降  
君子履之必有悽愴之心非其寒之謂也春雨露既  
濡君子履之必有怵惕之心如將見之樂以迎來哀

以送往故禘有樂而嘗無樂

○數音朔禘音  
禴禴初亮反

陳氏曰王制言天子諸侯宗廟之祭春禘夏禘秋嘗冬烝烝也郊特牲饗禘有樂而食嘗無樂禘讀為禴然則此章二禘字亦皆當讀為禴也但祭統言大嘗禘升歌清廟下管象與那詩言庸鼓有數萬舞有奕下云顧子烝嘗是殷周秋冬之祭不可言無樂也此與郊特牲皆云無樂未詳○鄭氏曰迎來而樂樂親之將來也送去而哀哀其享否不可知也

○方氏曰於雨露言春則知霜露之為秋矣霜露言非其寒則雨露為非其溫之謂矣雨露言如將見之則霜露為如將失之矣蓋春夏所以迎其來秋冬所以送其往也

致齊於內散齊於外齊之日思其居處思其笑語思其志意思其所樂思其所嗜齊三日乃見其所為齊

者○齊音齋散上聲處上  
聲樂五教反為去聲

陳氏曰五其字及下文所為皆指親而言○疏曰先思其粗漸思其精故居處在前樂嗜居後

祭之日入室僂然必有見乎其位周還出戶肅然必  
有聞乎其容聲出戶而聽愾然必有聞乎其歎息之  
聲

僂音愛見音現  
還音旋愾音苦代反

陳氏曰入室入廟室也僂然彷彿之貌見乎其位  
如見親之在神位也周旋出戶謂薦俎酌獻之時  
行步周旋之間或自戶內而出也肅然儆惕之貌  
容聲舉動容止之聲也愾然太息之聲也

是故先王之孝也色不忘乎目聲不絕乎耳心志嗜  
欲不忘乎心致愛則存致愨則著著存不忘乎心夫

安得不敬乎君子生則敬養死則敬享思終身弗辱

也

養  
去聲

陳氏曰致愛極其愛親之心也致愨極其敬親之  
誠也存以上文三者不忘而言著以上文見乎其  
位以下三者而言不能敬則養與享祇以辱親而  
已

文王之祭也事死者如事生思死者如不欲生忌曰  
必哀稱諱如見親祀之忠也如見親之所愛如欲色  
然其文王與詩云明發不寐有懷二人文王之詩也

祭之明日明發不寐饗而致之又從而思之祭之日樂與哀半饗之必樂已至必哀

與平聲樂音洛

陳氏曰如不欲生似欲隨之死也宗廟之禮上不諱下故有稱諱之時如祭高祖則不諱曾祖以下也如欲色然言其想像親平生所愛之物如見親有欲之之色也詩小雅小宛之篇明發自夜至光明開發之時也詩本謂宣王永懷文王武王之功烈此借以喻文王念父母之勤耳文王之詩言此詩足以咏文王也饗之必樂迎其來也已至而禮

畢則往矣故哀也

仲尼嘗奉薦而進其親也愨其行也趨趨以數已祭子贛問曰子之言祭濟濟漆漆然今子之祭無濟濟漆漆何也子曰濟濟者容也遠也漆漆者容也自反也容以遠若容以自反也夫何神明之及交夫何濟濟漆漆之有乎反饋樂成薦其薦俎序其禮樂備其百官君子致其濟濟漆漆夫何恍惚之有乎夫言豈一端而已夫各有所當也

趨音促數音朔濟上聲漆音切恍音晃惚音忽當

去聲

陳氏曰嘗秋祭也奉薦而進進於尸也親身自執事也慤專謹貌趨趨讀爲促促行步迫狹也數舉足頻也皆不事威儀之貌子貢待祭畢以夫子所嘗言者爲問蓋怪其今所行與昔所言異也夫子言濟濟者衆盛之容也遠也言非所以接親親也漆漆者專致之容也自反猶言自脩整也若及也容之疏遠及容之自反者夫何能交及於神明乎我之自祭何可有濟濟漆漆乎言以誠慤爲貴也若言天子諸侯之祭尸初在室後出在堂更反入

而設饋作樂旣成主人薦其饋食之豆與牲體之俎先時則致敬以交於神明至此則序禮樂備百官獻酬往復凡助祭之君子各以威儀相尙而致其濟濟漆漆之容當此之際何能有思念恍惚交神之心乎各有所當言各有所主謂濟濟漆漆乃宗廟中賓客之容非主人之容也主人之事親宜慤而趨數也

孝子將祭慮事不可以不豫比時具物不可以不備虛中以治之。

○比音界

陳氏曰比時及時也謂當行禮之時具物陳設器  
饌之屬虛中清明在躬心無雜念也

宮室既脩牆屋既設百物既備夫婦齊戒沐浴奉承  
而進之洞洞乎屬屬乎如弗勝如將失之其孝敬之  
心至也與薦其薦俎序其禮樂備其百官奉承而進  
之於是諭其志意以其恍惚以與神明交庶或饗之  
庶或饗之孝子之志也。勝與並平聲

陳氏曰洞洞屬屬見禮器兩言奉承而進之上謂  
主人下謂助祭者諭其志意祝以孝告也

孝子之祭也盡其慤而慤焉盡其信而信焉盡其敬  
而敬焉盡其禮而不過失焉進退必敬如親聽命則  
或使之也

陳氏曰盡其慤而為慤盡其信而為信盡其敬而  
為敬言無一毫之不致其極也禮有常經不可以  
私意為隆殺故曰盡其禮而不過失焉進退之間  
其敬心之所存如親聆父母之命而若有使之者  
亦前章著存之意

孝子之祭可知也其立之也敬以誦其進之也敬以

愉其薦之也敬以欲退而立如將受命已徹而退敬  
齊之色不絕於面孝子之祭也立而不訕固也進而  
不愉疏也薦而不欲不愛也退立而不如受命教也  
已徹而退無敬齊之色而忘本也如是而祭失之矣

○訕音屈齊如字  
教音傲爲去聲

方氏曰孝子之祭可知者言觀其祭可以知其心  
也立之者方待事而立也進之者既從事而進也  
薦之者奉物而薦也退而立者進而復退也已徹  
而退者既薦而後徹也蓋退而立則少退而立已

徹而退則於是乎退焉此其所以異也立之敬以  
訕則身之屈而爲之變焉故立而不訕固也進之  
敬以愉則色之愉而致其親焉故進而不愉疏也  
薦之敬以欲則心之欲而冀其享焉故薦而不欲  
不愛也退而立如將受命則順聽而無所忽焉故  
退立而不如受命教也已徹而退敬齊之色不絕  
於面則慎終如始矣故已徹而退無敬齊之色而  
忘本也

孝子將祭祀必有齊莊之心以慮事以具服物以脩



宮室以治百事及祭之日顏色必溫行必恐如懼不及愛然其奠之也容貌必溫身必詘如語焉而未之然宿者皆出其立卑靜以正如將弗見然及祭之後陶陶遂遂如將復入然是故慤善不違身耳目不違心思慮不違親結諸心形諸色而術省之孝子之志

也

○詘音屈陶如字思去聲省息井反

陳氏曰慤善不違身周旋升降無非敬也耳目不違心所聞所見不得以亂其心之所存也結者不可解之意術與述同述省猶循省也謂每事思省

○方氏曰於其來也如懼不及愛然及既來也又如語而未之然於其往也如將弗見然及既往也又如將復入然則是孝子之思其親無物足以慊其心無時可以絕其念如懼不及愛然即前經所謂致愛則存是矣如語焉而未之然即所謂如親聽命是矣如將弗見然即所謂如將失之是矣如將復入然即所謂又從而思之是矣愛者愛其親也懼不及愛者懼愛親之心有所未至也語者親之語也語而未之然如親欲有所語而未發也陶

陶言思親之心存乎內遂遂言思親之心達乎外祭後猶如此者以其如將復入故也

**禮**祭統凡治人之道莫急於禮禮有五經莫重於祭夫祭者非物自外至者也自中出生於心者也心怵而奉之以禮是故唯賢者能盡祭之義○治平聲 怵音黜

陳氏曰五經吉凶軍賓嘉之五禮也心怵即前篇君子履之必有怵惕之心謂心有感動也○方氏曰盡其心者祭之本盡其物者祭之末有本然後末從之故祭非物自外至自中出生於心也心怵

而奉之以禮者心有所感於內故以禮奉之於外而已蓋以其自中出非外至者也奉之以禮者見乎物盡之以義者存乎心徇其物而忘其心者衆人也發於心而形於物者君子也故曰唯賢者能盡祭之義

賢者之祭也必受其福非世所謂福也福者備也備者百順之名也無所不順者之謂備言內盡於已而外順於道也忠臣以事其君孝子以事其親其本一也上則順於鬼神外則順於君長內則以孝於親如

此之謂備唯賢者能備能備然後能祭是故賢者之祭也致其誠信與其忠敬奉之以物道之以禮安之以樂參之以時明薦之而已矣不求其爲此孝子之心也。長上聲道爲並去聲

方氏曰誠信忠敬四者祭之本所謂物者奉乎此而已所謂禮者道乎此而已所謂樂者安乎此而已所謂時者參乎此而已○應氏曰不求其爲無求福之心也所謂祭祀不祈也

祭者所以追養繼孝也孝者畜也順於道不逆於倫

是之謂畜

○養去聲畜敕六反

應氏曰追其不及之養而繼其未盡之孝也畜固爲畜養之義而亦有止而畜聚之意焉○劉氏曰追養其親於旣遠繼續其孝而不忘畜者藏也中心藏之而不忘是順乎率性之道而不逆天叙之倫焉詩曰心乎愛矣遐不謂矣中心藏之何日忘之此畜之意也

是故孝子之事親也有三道焉生則養沒則喪喪畢則祭養則觀其順也喪則觀其哀也祭則觀其敬而

時也盡此三道者孝子之行也

皆去聲 養喪行

陳氏曰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養以順為主喪以哀為主祭以敬為主時者以時思之禮時為大也

既內自盡又外求助昏禮是也故國君取夫人之辭曰請君之玉女與寡人共有敝邑事宗廟社稷此求助之本也夫祭也者必夫婦親之所以備外內之官也官備則具備水草之菹陸產之醢小物備矣三牲之俎八簋之實美物備矣昆蟲之異草木之實陰陽

之物備矣凡天之所生地之所長苟可薦者莫不咸在示盡物也外則盡物內則盡志此祭之心也

長上聲

取去聲

陳氏曰按內則可食之物有蜩范者蟬與蜂也又如蚍醢是蟻子所為此言昆蟲之異亦此類乎

是故天子親耕於南郊以其齊盛王后蠶於北郊以其純服諸侯耕於東郊亦以其齊盛夫人蠶於北郊以其冕服天子諸侯非莫耕也王后夫人非莫蠶也身致其誠信誠信之謂盡盡之謂敬敬盡然後可以

事神明此祭之道也。音純音緇

陳氏曰祭服皆上玄下纁天子言緇服諸侯言冕服緇服亦冕服也緇以色言冕服則顯其為祭服耳非莫耕非莫蠶言非無可耕之人非無可蠶之人也

及時將祭君子乃齊齊之為言齊也齊不齊以致齊者也是故君子非有大事也非有恭敬也則不齊不齊則於物無防也者欲無止也及其將齊也防其邪物訖其耆欲耳不聽樂故記曰齊者不樂言不敢散

其志也心不苟慮必依於道手足不苟動必依於禮是故君子之齊也專致其精明之德也故散齊七日以定之致齊三日以齊之定之之謂齊齊者精明之至也然後可以交於神明也。齊音齋言齊下四齊以齊如字  
陳氏曰於物無防物猶事也不苟慮不苟動皆所謂防也

祭者澤之大者也是故上有大澤則惠必及下顧上先下後耳非上積重而下有凍餒之民也是故上有大澤則民夫人待于下流知惠之必將至也由餒見



之矣故曰可以觀政矣夫祭之為物大矣其興物備  
 矣順以備者也其教之本與是故君子之教也外則  
 教之以尊其君長內則教之以孝於其親是故明君  
 在上則諸臣服從崇事宗廟社稷則子孫順孝盡其  
 道端其義而教生焉。重平聲夫音扶與平聲長上聲  
 陳氏曰為物以事言也興物以具言也興舉牲羞  
 之具凡以順於禮而致其備焉耳聖人立教其本  
 在此。

**禮**曲禮支子不祭祭必告于宗子

疏曰支子庶子也祖禰廟在適子之家庶子賤不  
 敢輒祭若宗子有疾不堪當祭則庶子代攝可也  
 猶必告于宗子然後祭○呂氏曰別子為祖繼別  
 為宗百世不遷者大宗也繼禰繼祖繼曾祖繼高  
 祖五世則遷者小宗也宗子上繼祖禰族人兄弟  
 皆宗之冠娶妻必告死必赴況於祭乎所宗乎宗  
 子者皆支子也支子不敢祭也如諸侯不敢祖天  
 子大夫不敢祖諸侯尊者之祭非卑者所敢尸也  
 故宗子為士庶子為大夫以土牲祭於宗子之家

祝曰孝子某為介子某薦其常事則支子雖貴可  
以用其祿而不敢專其事也宗子去在他國則支  
子攝主以祭其禮有殺

**禮**

曲禮凡家造祭器為先犧賦為次養器為後

○養去聲

陳氏曰犧賦亦以造言者如周官牛人供牛牲之  
互與盆簠之類鄭註互若今屠家懸肉格盆以盛  
血簠受肉籠也○疏曰家造謂大夫始造家事也  
諸侯大夫少牢此言犧牛也天子之大夫祭祀賦  
斂邑民供出牲牢故曰犧賦

無田祿者不設祭器有田祿者先為祭服君子雖貧  
不粥祭器雖寒不衣祭服為官室不斬於丘木

○粥音育

衣去聲

呂氏曰祭器可假服不可假也丘木所以庇宅兆  
為官室而斬之是慢其先而濟吾私也

大夫士去國祭器不踰竟大夫寓祭器於大夫士寓

祭器於士

○竟與境同

呂氏曰臣之所以有宗廟祭器以事其先者君之  
祿也今去位矣乃挈器以行是竊君之祿以辱其

先此祭器所以不踰竟也寓寄於爵等之同者使之可用也○馬氏曰微子抱祭器而之周何也君子爲已不重爲人不輕抱君之祭器可也抱已之祭器不可也

**小學**伊川先生曰冠婚喪祭禮之大者今人都不理會豺獺皆知報本今士大夫家多忽此厚於奉養而薄於先祖甚不可也某嘗修六禮大畧家必有廟廟必有主月朔必薦新時祭用仲月冬至祭始祖立春祭先祖季秋祭禰忌日遷主祭於正寢凡事死之禮當厚於奉生者人家能存得此等事數件雖幼者可使漸知禮義

謂之祭祭於何所乎士大夫家必有廟卽庶民掃室懸影以祭未始非報本之心達於外者某家月朔薦新時祭用仲忌日遷主望日焚拜娶婦生子三日廟見遠行必告每晨展謁行之未嘗缺廢○俗尙墓祭於正理無害瞻祖考體魄所藏設酒漿饌食焚香楮拜於其前亦孝思不忘耳雖隨俗也可



**禮**祭器于路為季氏宰季氏祭逮闇而祭日不足繼之以燭雖有強力之容肅敬之心皆倦怠矣有司跛倚以臨祭其為不敬大矣。○跛彼義反

陳氏曰逮及也闇昧爽以前也偏任為跛依物為

倚

他日祭于路與室事交乎戶堂事交乎階質明而始行事宴朝而退孔子聞之曰誰謂由也而不知禮乎

○與去聲朝音潮

陳氏曰室事謂正祭之時事尸于室也外人將饌

至戶內人于戶受之設于尸前內外相交承接故云交乎戶也正祭之後饋尸于堂故謂之堂事此時在下之人送饌至階堂上人即階而受取是交乎階也質正也于路權禮之宜畧煩文而全恭敬故孔子善之也

祭尚嚴明嚴則飭飭則不怠明則敏敏則有功子路之祭至於敬以臨事故誠存則思思而不懈弛也可以法矣

自祭不欲數至此引言總明祭則致其嚴也

事親庸言卷十三終

事親庸言卷十四

朱陽竇克勤靜庵甫著

男

容莊 校梓  
容邃

非孝者五第十四

**禮**祭義曾子曰身也者父母之遺體也行父母之遺體敢不敬乎居處不莊非孝也事君不忠非孝也涖官不敬非孝也朋友不信非孝也戰陳無勇非孝也五者不遂裁及於親敢不敬乎。陳去聲

引此概言五者有一於身皆非孝者下即五者分解之

**禮**

曲禮坐如尸立如齊

音齊

疏曰尸居神位坐必矜莊坐法必當如尸之坐人之倚立多慢不恭雖不齊亦當如祭前之齊

**禮**

玉藻古之君子必佩玉右微角左宮羽

音止

陳氏曰微角宮羽以玉聲所中言也微為事角為民故在右右為動作之方也宮為君羽為物君道宜靜物道宜積故在左左乃無事之方也不言商

者或以西方肅殺之音故遺之歟○方氏曰微角為陽宮羽為陰陽主動陰主靜右佩陰也而聲中徵角之動左佩陽也而聲中宮羽之靜何哉蓋佩所以為行止之節時止則止時行則行此設佩之意也

趨以采齊行以肆夏周還中規折還中矩進則揖之退則揚之然後玉鏘鳴也故君子在車則聞鸞和之聲行則鳴佩玉是以非辟之心無自入也

去聲辟音僻

齊音脊還音旋中

陳氏曰路寢門外至應門謂之趨於此趨時歌采齊之詩以為節路寢門內至堂謂之行於行之時則歌肆夏之詩以為節中規圓也中矩方也進而前則其身畧俯如揖然退而後則其身微仰故曰揚之進退俯仰皆得其節故佩玉之鳴鏘然可聽也鸞和鈴也常所乘之車鸞在衡和在軾若田獵之車則和在軾鸞在馬鑣也○方氏曰心內也而言入何哉蓋心雖在內有物探之而出及其久也則與物俱入矣故得以入言焉

**禮**

玉藻君子之容舒遲見所尊者齊遯

○齊音齋遯音速

陳氏曰舒遲閑雅之貌齊如夔夔齊慄之齊遯者謹而不放之謂見所尊者故加敬

足容重手容恭

陳氏曰重不輕舉移也恭無慢弛也

目容端口容止

陳氏曰無睇視不妄動

聲容靜頭容直

陳氏曰無或噦咳欲其靜也無或傾顧欲其直也

氣容肅

陳氏曰似不息者

立容德

陳氏曰舊說以爲如有所予於人其義難通應氏謂中立不倚儼然有德之氣象此說近之

色容莊坐如尸

陳氏曰莊矜持之貌也坐如尸見曲禮

燕居告溫溫

陳氏曰詩言溫溫恭人燕居之時與告語於人之

際則皆欲其溫和所謂居不容寬柔以教也

**禮**

樂記君子反情以和其志比類以成其行姦聲亂

色不畱聰明淫樂慝禮不接心術情慢邪僻之氣不設於身體使耳目鼻口心知百體皆由順正以行其

義

○比毗至反行去聲

陳氏曰反情復其情性之正也情不失其正則志無不和比類分次善惡之類也不入於惡類則行無不成曰不畱不接不設如論語四勿之謂皆反情比類之事如此則百體從令而義之與比矣此

一節乃學者脩身之要法

**禮**表記子曰君子莊敬日強安肆日偷君子不以一

日使其躬僂焉如不終日

○僂仕  
盤反

馬氏曰莊敬所以自強而有進德之漸故日強安肆所以自棄而有敗度之漸故日偷○應氏曰僂者參錯不齊之貌心無所檢束而紛紜雜亂遂至僂焉錯出外既散亂而不整則內亦拘迫而不安故不能終日也若主一以直內而心廣體胖何至於不終日乎

**小學**伊川先生甚愛表記君子莊敬日強安肆日偷之語蓋常人之情纔放肆則日就曠蕩自檢束則日就規矩

**小學**伊川先生曰只整齊嚴肅則心便一一則自無非辟之干

**禮**冠義凡人之所以為人者禮義也禮義之始在於正容體齊顏色順辭令容體正顏色齊辭令順而後禮義備以正君臣親父子和長幼君臣正父子親長幼和而後禮義立故冠而后服備服備而后容體正

顏色齊辭令順故曰冠者禮之始也是故古者聖王

重冠長上聲

方氏曰容體欲其可度故曰正顏色欲其可觀故曰齊辭令欲其可從故曰順

顏色不第欲其可觀而已蓋因心生色與心為一也故曰齊

**論語**

君子所貴乎道者三動容貌斯遠暴慢矣正顏

色斯近信矣出辭氣斯遠鄙倍矣籩豆之事則有司

存遠近並去聲

朱子曰貴猶重也容貌舉一身而言暴粗厲也慢放肆也信實也正顏色而近信則非色莊也辭言語氣聲氣也鄙凡陋也倍與背同謂背理也籩竹豆豆木豆言道雖無所不在然君子所重者在此三事而已是皆脩身之要為政之本學者所當操存省察而不可有造次顛沛之違者也若夫籩豆之事器數之末道之全體固無不該然其分則有司之守而非君子之所重矣○程子曰動容貌舉一身而言也周旋中禮暴慢斯遠矣正顏色則不

妄斯近信矣出辭氣正由中出斯遠鄙倍三者正身而不外求故曰邊豆之事則有司存○尹氏曰養於中則見於外曾子蓋以脩己爲爲政之本若乃器用事物之細則有司存焉

**漢武帝紀**丁巳元朔五年鑑大將軍青雖貴有時侍

**中**入侍上踞廁而視之廁音側謂牀邊側丞相弘燕

見上時或不冠至如汲黯見上不冠不見也上嘗坐

武帳中帳中置兵黯前奏事上不冠望見黯避帷中

使人可其奏其見敬禮如此

呂氏曰漢武帝踞廁見衛青不冠見公孫弘惟於汲黯不冠則不敢見其胸中涇渭自明矣然其所尊非所任所任非所尊此所以有尊賢之名而無尊賢之效也人之常情愈敬則愈疎愈狎則愈親武帝之於君子外合而中離武帝之於小人外薄而中厚世反謂武帝能尊汲黯而賤弘青亦過矣然小人事君未言而唯唯旣言而諾諾固足以深結人主之歡然權利相激情見詳明其不爲人君所窺者鮮矣君子正言格論初若落落而難合至



於臨大節蒙大難始終不渝然後人主始知其可親也武帝腹心帷幄之臣未可一二數及論社稷臣獨許汲黯而不許弘青輩豈非厭諂諛之容悅而悟純朴之士終可信歟使其天假之年吾知周公之圖不以賜霍光而賜汲黯矣○楊氏曰或問漢武不冠不見黯敬之與曰非也忌之也武帝神仙之好已專窮兵之欲已極相如枚臯之類文章之好既起桑弘羊孔僅之徒功利之謬已開帝心誘於此矣彼忠言直諫之黯面折不能容人之過

既皆以拂帝之心矣帝心既拂則必以拂已處之方其不冠坐武帳望見黯奏事避帷中使人可其奏嗚呼以人主而至於憚臣如此非人臣之幸也夫以人主忌臣之心而復加以左右投間乘隙之言黯必不能久安於位而遠去矣此中郎之所以不與也○徐氏曰人謂漢武之不冠不見黯也此黯之見禮於其君也予曰此正黯之見咎於其君也蓋人臣而使其君之必以冠見也此非君之愛君之畏也愛則出於真誠可以朝夕相與而無

間畏則勉強矣貌則承而衷爲忌矣帝之待大將軍也以踞厠帝之待丞相也以不冠以待青待弘者較之待黯者何彼之倨而此之恭哉然而倨者且大將軍矣且大丞相矣恭者且未幾而淮陽矣蓋倨生於愛愛則真誠恭生於畏畏則勉強勉強者其能久乎哉昔人言霍氏之禍自驂乘始愚以爲武帝見汲黯之冠亦頂上之芒刺也則淮陽之遣自不冠不見始

**小學**霍光出入禁闈二十餘年小心謹慎未嘗有過

爲人沉靜詳審每出入下殿門進止有常處郎僕射竊識視之不失尺寸

或曰居處不莊何以謂之不孝也曰有諸內形諸外居處不莊戲渝之心存於內也戲渝之心存於內視聽言動安有規矩準繩之則乎目視非禮之色耳聽非禮之聲口肆非禮之言身蹈非禮之動若此者敗檢辱親焉得爲孝乎○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在家不能爲孝子在國焉得爲忠臣乎

自坐如尸至此引言總明居處不莊之非孝也  
**論語**定公問君使臣臣事君如之何孔子對曰君使  
臣以禮臣事君以忠

朱子曰定公魯君名宋二者皆理之當然各欲自  
盡而已○呂氏曰使臣不患其不忠患禮之不至  
事君不患其無禮患忠之不足尹氏曰君臣以義  
合者也故君使臣以禮則臣事君以忠

事君之道不欺其本也本立而隨其職分之大  
小以獻於王斯純臣之道也○臣之事君也如  
事天然如事親然欲不忠也能乎

**論語**君賜食必正席先嘗之君賜腥必熟而薦之君  
賜生必畜之

朱子曰食恐或餽餘故不以薦正席先嘗如對君  
也言先嘗則餘當以頒賜矣腥生肉熟而薦之祖  
考樂君賜也畜之者仁君之惠無故不敢殺也

侍食於君君祭先飯

飯扶  
晚反

朱子曰周禮王日一舉膳夫授祭品嘗食王乃食  
故侍食者君祭則已不祭而先飯若為君嘗食然

不敢當客禮也

疾君視之東首加朝服拖紳

○首去聲  
拖徒我反

朱子曰東首以受生氣也病卧不能着衣束帶又不可以褻服見君故加朝服於身又引大帶於上也

君命名不俟駕行矣

朱子曰急趨君命行出而駕車隨之○此一節記孔子事君之禮

**論語**

子曰事君敬其事而後其食

朱子曰後與後獲之後同食祿也君子之仕也有官守者脩其職有言責者盡其忠皆以敬吾之事而已不可先有求祿之心也

朝廷設官分職各有專司居官殫心致力各敬爾事天下之職脩矣苟不敬事紛紜旁雜未盡已職身家之計從而間之如是不入於謬戾即敗於叢脞當官貽羞豈非利祿之念驅之而然歟此為人臣者不可不戒也

**孝經**

子曰君子之事上也進思盡忠退思補過將順

其美匡救其惡故上下能相親也

○惡如字

逸庵耿氏曰此又論移孝作忠之道以廣中於事君之義君子指爲人臣者上謂君也進謂進而在公也盡忠謂凡職分之所當爲者思以竭其忠愛之心退謂退處私室也補過謂省察已之闕失必思補之以歸於無過將助也順導也言君有善則助而導之以成其善也匡正也救止也言君有惡則正而止之於未然不使成其惡也如是則下以忠事上上以義接下而上下相親如一體矣

詩云心乎愛矣遐不謂矣中心藏之何日忘之

逸庵耿氏曰此承上下能相親而極擬臣子之親其君也詩小雅隰桑之篇遐何也謂猶告也言臣子忠愛於君何不有以告之蓋根於心而莫解不可以言語形容也惟有中心藏之何日忘之而已夫曰心乎愛曰中心藏正從上文兩個思字看出形容忠愛無已之意惟其忠本孝來故篤摯如此○新安呂氏曰孝經首章卽說中於事君其餘章所言事君不一而足至第十七章則專言事君之

忠尤爲切至後世乃有別作忠經者是不知孝之大者也

此章特舉事君之忠而申言之兩思字是千古純臣隱微自獻處惟思盡忠思補過故將順其美匡救其惡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而况於事君乎曰將順則凡可以成其美者無弗盡其心焉曰匡救則凡可以至於惡者無弗遏而止之焉此純是一片肫懇之心所發現流露而不能自己者故舉詩言心乎愛中心藏以明之

**禮**表記子言之事君先資其言拜自獻其身以成其信是故君有責於其臣臣有死於其言故其受祿不誣其受罪益寡

應氏曰資憑藉也古之爲臣其經世之學皆豫定於胸中至於事君則前定之規模先形於言以爲藉然後自獻其身以成其信自獻者非屈已以求售也如書之自靖自獻致命而無所愧也猷畝幡然之數語說命對揚之三篇此伊傅先資之言也齊桓問答而爲書燕昭命下而有對此管樂先資

之言也言於先而信於後無一不酬者後世若登壇東向之答草廬三顧之策亦庶幾焉○馬氏曰受祿不誣言不素餐也

子曰事君難進而易退則位有序易進而難退則亂也故君子三揖而進一辭而退以遠亂也○易遠並去聲

呂氏曰所謂有序者小德役大德小賢役大賢之謂也所謂亂者賢不肖倒置之謂也君信我可以為師非學焉而後臣之則不進也信我可以執國政雖待以季孟之間亦不進也膳肉不至而即行

靈公問陳而即行君子之道正君而已枉已者未有能直人者也人之相見三揖至於階三讓以賓升而其退也一辭而出主人拜送賓去不顧若主人之敬未至而強進主人之意已懈而不辭則賓主之分亂矣可仕可已可見可辭進退之義一也子曰事君三違而不出竟則利祿也人雖曰不要吾

弗信也○竟上聲要平聲

陳氏曰違猶去也不出竟實無去志也謂非要利可乎○呂氏曰孔子去魯遲遲吾行以不忍於父

母之國也孟子去齊三宿出晝冀齊王之悔悟也然卒出竟以去君子之義可見矣

子曰事君慎始而敬終子曰事君可貴可賤可富可貧可生可殺而不可使為亂

馬氏曰在物者有命故可貴可賤可生可殺在己者有義故不可使為亂也

子曰事君軍旅不辟難朝廷不辭賤處其位而不履其事則亂也故君使其臣得志則慎慮而從之否則孰慮而從之終事而退臣之厚也易曰不事王侯高

尚其事

辟音避難去聲朝音潮處上聲孰孰通

呂氏曰亂者如絲之不治而無緒也臣受君命雖有所合不敢以得志而自滿故慎慮而從之乃臨事而懼好謀而成者也有所不合又非所宜辭亦不敢怨於不得志故孰慮而從之卒事則致為臣而去故可以自免而不累於上故曰臣之厚也易蠱之上九事之終且無位也有似乎仕焉而已者故曰不事王侯乃可以高尚其事而不見役於人也



事親居言 卷十四  
子曰唯天子受命于天士受命于君故君命順則臣有順命君命逆則臣有逆命詩曰鵠之姜姜鵠之賁賁人之無良我以為君

陳氏曰詩衛風鵠之奔奔篇嚴氏云鵠之奔奔然鬪者不亂其匹也鵠之彊彊然剛者不淫其匹也刺宣姜與公子頑非匹偶也人之不善者我乃以為小君乎○呂氏曰天道無私莫非理義君所以代天而治者推天之理義以治斯人而已天叙天秩天命天討莫非天也臣之受命於君者命合乎

理義為順天命不合則為逆天命順則為臣者將不令而行逆則為臣者雖令不從矣

**禮**曲禮賜果於君前其有核者懷其核

陳氏曰敬君賜故不敢棄核

御食於君君賜餘器之漑者不寫其餘皆寫

陳氏曰御食於君者君食而臣為之勸侑也君以食之餘者賜之若陶器或木器可以洗滌者則即食之或其器是萑竹所織不可洗滌者則傳寫於他器而食之不欲口澤之瀆也

**禮**曲禮凡為君使者已受命君言不宿於家

陳氏曰受命即行

君言至則主人出拜君言之辱使者歸則必拜送于門外

陳氏曰至則拜命歸則拜送皆敬君也

若使人於君所則必朝服而命之使者反則必下堂而受命

呂氏曰使人於君所不下堂反則下堂受命者始以已命往終以君命歸故使者反而後致其敬往

則否也

**禮**曲禮乘路馬必朝服載鞭策不敢受綬左必式朝。

潮音

陳氏曰此言人臣習儀之節路馬君駕路車之馬也既衣朝服又鞭策則但載之而不用皆敬也君升車則僕者授綬今臣以習儀而居左則自馭以行不敢使車右以綬授已也左必式者既在尊位當式以示敬

步路馬必中道以足蹙路馬芻有誅齒路馬有誅蹙。

音

陳氏曰步謂行步而調習之也必當路之中者以  
 邊側卑褻不敬或傾跌也蹇與蹠同芻草也齒評  
 量年數也誅罰也○馬氏曰察馬之力必以年數  
 馬之年必以齒凡此戒其慢君物也先王制禮圖  
 難於其易為大於其細凡以止邪於未形而已耳  
 禮少儀事君者量而后入不入而后量凡乞假於人  
 為人從事者亦然然故上無怨而下遠罪也○量為遠去聲  
 陳氏曰先度其君之可事而后事之則道可行而

身不辱入而后量則有不勝其輕進之悔者矣或  
 乞或假或任人之事亦必量其可而後行上無怨  
 下遠罪為事君者言之○馬氏曰古之人有能盡  
 臣道量而后入者莫如伊周不入而后量者莫如  
 孔孟

為人臣下者有諫而無訕有亡而無疾頌而無調諫  
 而無驕怠則張而相之廢則埽而更之謂之社稷之  
 役○訕所諫反調音諸相去聲更平聲  
 疏曰諫而無驕者謂君若從已之諫已不得恃已

言行謀用而生驕慢也○方氏曰君有過諫之使  
止可也訕之則不恭諫不從逃而去之可也疾之  
則太傷頌而無調則所頌為公諫而無驕則所諫  
為正事弛而不力為怠事弊而無用為廢相之更  
之則君豈有失德國豈有廢事哉謂之社稷之役  
以其有勞於社稷也

**禮**

坊記子云善則稱君過則稱已則民作忠君陳曰

爾有嘉謀嘉猷入告爾君子內女乃順之于外曰此

謀此猷惟我君之德於乎是惟良顯哉○女音汝於音烏乎音呼

陳氏曰君陳周書與今書文小異引以證善則稱  
君之義

**易**

比爻象初六有孚比之无咎有孚盈缶終來有他

吉

○缶俯九反他湯何反

朱子曰比之初貴乎有信則可以无咎矣若其克  
實則又有他吉也○又曰孚有在陽爻者有在陰  
爻者伊川謂中虛信之本中實信之實是也  
比君之初惟期之以有孚勉之以盈缶而已  
象曰比之初六有他吉也

六二比之自內貞吉

朱子曰柔順中正上應九五自內比外而得其貞吉之道也占者如是則正而吉矣

象曰比之自內不自失也

朱子曰得正則不自失矣

比之自內以已所蘊蓄者出而致主中心既見其坦白幼學實致之壯行此臣道之正也何弗吉焉故曰比之自內不自失也不自失其身也

易蹇爻象六二王臣蹇蹇匪躬之故

朱子曰柔順中正正應在上而在險中故蹇而又蹇以求濟之非以其身之故也不言吉凶者占者但當鞠躬盡力而已至於成敗利鈍則非所論也象曰王臣蹇蹇終无尤也

朱子曰事雖不濟亦无可尤

純臣之心安計利害止盡心以爲國而已終无尤非人謀之不臧乃天運之无可如何也事雖不濟心實安之矣故要終而言曰无尤

**孟子**詩曰天地方蹶無然泄泄○蹶居衛反 泄戈制反

朱子曰詩大雅板之篇蹶顛覆之意泄泄怠緩悅從之貌言天欲顛覆周室羣臣無得泄泄然不急

校正之

泄泄猶沓沓也○沓徒合反

朱子曰沓沓即泄泄之意蓋孟子時人語如此事君無義進退無禮言則非先王之道者猶沓沓也

朱子曰非詆毀也

故曰責難於君謂之恭陳善閉邪謂之敬吾君不能謂之賊

范氏曰人臣以難事責於君使其君為堯舜之君者尊君之大也開陳善道以禁閉君之邪心惟恐其君或陷於有過之地者敬君之至也謂其君不能行善道而不以告者賊害其君之甚也鄒氏曰自詩云天之方蹶至此所以責其臣○鄒氏曰此章言為治者當有仁心仁聞以行先王之政而君臣又當各任其責也

孟子曰責難於君謂之恭陳善閉邪謂之敬吾

君不能謂之賊又曰我非堯舜之道不敢以陳  
 於王前今思之責難者責以堯舜之道也陳善  
 者陳其類堯舜之道也閉邪者閉其非堯舜之  
 道也不能者不能堯舜之道也堯舜可學而至  
 使吾君為堯舜之君臣子恭敬之大者舍是以  
 為恭敬焉非諂則佞而已長君之惡逢君之惡  
 夫安知其所終極乎

**大甲紀**

編戊申元祀既即位不明厥德顛覆湯之典

刑伊尹放之于桐宮

湯墓所在在平陽府曲沃縣

乃自攝當國以

朝諸侯作伊訓肆命徂后

鄭玄曰肆命者陳政教所當為也徂后者言湯之法

也太甲居桐三年自怨自艾處仁遷義伊尹乃以冕

服奉太甲復居于亳太甲增脩厥德諸侯咸歸保惠

庶民不敢侮鰥寡號為太宗

伊尹周公皆責難於君者其責難之迹莫大於

放桐攝政之事故舉此以明之

**孟子**

公孫丑曰伊尹曰子不狎于不順放太甲于桐

民大悅太甲賢又反之民大悅

朱子曰子不狎于不順太甲篇文狎習見也不順

言太甲所為不順義理也餘見前篇

賢者之為人臣也其君不賢則固可放與○與平聲

孟子曰有伊尹之志則可無伊尹之才則篡也

朱子曰伊尹之志公天下以為心而無一毫之私

者也

愚謂有伊尹之志而又有伊尹之才德則可有

伊尹之志而無伊尹之才德則亂也

**禮**明堂位昔者周公朝諸侯于明堂之位天子負斧

依南鄉而立○朝音潮依上聲鄉去聲

陳氏曰斧依說見曲禮○石梁王氏曰註云周公

攝王位又云天子即周公周公為冢宰時成王年

已十四非攝位但攝政周公未嘗為天子豈可以

天子為周公此記者之妄註亦曲徇之

周公為冢宰時但輔天子攝政耳未嘗居天子

之位代之行政也以周公為攝天子之位者誤

矣

**禮**文王世子成王幼不能蒞阼周公相踐阼而治抗

世子法於伯禽欲令成王之知父子君臣長幼之道



也成王有過則撻伯禽所以示成王世子之道也文王之爲世子也

○相去聲  
令平聲

石梁王氏曰文王之爲世子也一句衍文○劉氏曰成王幼弱雖已涖阼爲天子而未能行涖阼之事書曰小子同未在位亦言其雖已在位與未在位同也故周公以冢宰攝政相助成王踐履其臨阼之事而治天下以幼年卽尊位而不知父子君臣長幼之道何以治天下哉故周公舉世子事君親長上之法以教伯禽使日夕與成王游處俾其

有所視效也其或成王出入起居之間有愆於禮法者則撻伯禽以責其不能盡事君之道所以警戒成王而示之以爲世子之道也然伯禽所行卽文王所行世子之道文王所行乃諸侯世子之禮故曰文王之爲世子也言伯禽所行非王世子之禮也

**孟子**燕人畔王曰吾甚慙於孟子

朱子曰齊破燕後二年燕人共立太子平爲王陳賈曰王無患焉王自以爲與周公孰仁且智王曰

惡是何言也曰周公使管叔監殷管叔以殷畔知而使之是不仁也不知而使之是不智也仁智周公未之盡也而况於王乎賈請見而解之

○惡監皆平聲

朱子曰陳賈齊大夫也管叔名鮮武王弟周公兄也武王勝商殺紂立紂子武庚而使管叔與弟蔡叔霍叔監其國武王崩成王幼周公攝政管叔與武庚畔周公討而誅之

見孟子問曰周公何人也曰古聖人也曰使管叔監殷管叔以殷畔也有諸曰然曰周公知其將畔而使之與曰不知也然則聖人且有過與曰周公弟也管叔兄也周公之過不亦宜乎

○與平聲

朱子曰言周公乃管叔之弟管叔乃周公之兄然則周公不知管叔之將畔而使之其過有所不免矣或曰周公之處管叔不如舜之處象何也游氏曰象之惡已著而其志不過富貴而已故舜得以是而全之若管叔之惡則未著而其志其才皆非象比也周公詎忍逆探其兄之惡而棄之耶周公愛兄宜無不盡者管叔之事聖人之不幸也舜誠

信而喜象周公誠信而任管叔此天理人倫之至其用心一也

且古之君子過則改之今之君子過則順之古之君子其過也如日月之食民皆見之及其更也民皆仰之今之君子豈徒順之又從而爲之辭更平聲

朱子曰順猶遂也更改也辭辯也更之則無損於明故民仰之順而爲之辭則其過愈深矣責賈不能勉其君以遷善改過而教之以遂非文過也○林氏曰齊王慚於孟子蓋羞惡之心有不能自己

者使其臣有能因是心而將順之則義不可勝用矣而陳賈鄙夫方且爲之曲爲辯說而沮其遷善改過之心長其飾非拒諫之惡故孟子深責之然此書記事散出而無先後之次故其說必參考而後通若以第二篇十章十一章置之前章之後此章之前則孟子之意不待論說而自明矣

使管叔監殷天理人情之至也管叔以殷畔危周公以危宗社也與象之志在富貴者不同矣故象之殺舜也不過曰牛羊倉廩父母干戈琴

砥朕而已遺之以富貴則其志得意滿而已無  
餘念矣若夫管叔僭蔡叔霍叔同撓王室助仇  
爲亂此其心不至於奪國柄不止其得罪於天  
下安可寬其法以赦之哉然則周公之誅管蔡  
祖宗誅之也天下誅之也周公何與焉周公事  
君之忠蓋昭昭乎揭日月而行矣其過也何妨  
自聖人有之哉

**漢後帝紀**

鑑建興六年丞相亮聞曹休敗欲出擊魏

上言於帝曰先帝深慮以漢賊不兩立王業不偏安  
故托臣以討賊以先帝之明量臣之才固當知臣才  
弱敵強然不伐賊王業亦亡惟坐而待亡孰與伐之  
今賊適疲於西又務於東兵法乘勞此進趨之時也  
高帝明並日月謀臣淵深然涉險被創危然後安今  
陛下未及高帝謀臣不如良平而欲以長計取勝坐  
定天下此臣所未解也夫難平者事也昔先帝兵敗  
於楚曹操拊手謂天下已定矣然先帝東連吳越西  
取巴蜀舉兵北征夏侯授首此操之失計而漢事將  
成也其後吳更違盟關羽毀敗秭歸蹉跌曹不稱帝

凡事如是難可逆見臣鞠躬盡力死而後已至於成敗利鈍非臣之明所能逆覩也

于氏曰先皇捐館遺詔托孤豈得鬱鬱久居僻陋之地哉故其表有曰漢賊不兩立王業不偏安方將獎率三軍北伐中原鞠躬盡瘁死而後已此卽王臣蹇蹇匪躬之故者也豈秦漢以來以事君爲悅者可同日語耶於是而戰街亭雖至敗而弗止焉於是而圍陳倉雖不克而弗止焉旣拔武都陰平矣又戰於齒而弗止焉旣出斜谷即閣矣又屯

於渭南而弗止焉用是觀之亮於討賊之義昭於日月赫於雷霆故先傳謂出師表簡而盡直而弗肆大哉言乎與伊訓說命相表裏是也惜天不祚漢將星墜營嗚呼天耶人耶

引此段只謂鞠躬盡瘁死而後已二語說得忠字盡耳鞠躬盡瘁死而後已武侯之心實千古純臣之心也

**論語**

子曰愛之能勿勞乎忠焉能勿誨乎

蘇氏曰愛而勿勞禽犢之愛也忠而勿誨婦寺之

忠也愛而知勞之則其爲愛也深矣忠而知諉之則其爲忠也大矣

引此章見忠必有納諉之道○忠也者不徒存諸心也要必見諸事也孔子曰忠焉能勿諉乎不諉安所爲忠後世爲人臣者宰相不聞有調劑之能經筵不聞有啟沃之益諫官不聞有匡救之義唯唯諾諾務爲容悅苟安而已以忠貞直亮之臣處之必耻而不爲此也

習坎爻象六四樽酒簋二用缶納約自牖終无咎

○簋音軌  
缶俯九反

朱子曰晁氏云先儒讀樽酒簋爲一句貳用缶爲一句今從之貳益之也周禮大祭三貳弟子職左執虛豆右執挾七周旋而貳是也九五尊位六四近之在險之時剛柔相際故有但用薄禮益以誠心進結自牖之象牖非所由之正而室之所以受明也始雖艱阻終得无咎故其占如此○潘氏曰樽酒簋二用缶與損之二簋可用享同意皆言其窮約之時不事多儀而尚誠實也納約自牖與睽

之遇至于巷同意皆言艱難之時自間道而通於君也○蔡氏曰謂以樽酒簋貳用缶而自牖以納約也三句連貫作一事一氣讀下樽酒簋謂不必八珍九鼎之富但一樽之酒一簋之餽以將意而其貳也亦不必拘於酒餽但用缶器以備禮亦可矣缶謂貳以缶樽而不拘於酒貳以缶簋而不拘於餽承上樽酒簋而言也樽酒簋時誠心已備了故可只用樽酒簋非至是而始有誠心非始用薄禮而益以誠心也

此爲不事儀文而以誠心納誨之象占○當險時一樽之酒一簋之餽益以缶樽缶簋而不必備禮但以此進結於主而納誨焉如是始雖艱於遇終則必遇而得无咎也忠焉必誨幾費委曲事君固有是微忱也

象曰樽酒簋貳剛柔際也

朱子曰晁氏曰陸氏釋文本无貳字今從之

**書** 魯罔命王若曰伯罔惟予弗克于德嗣先人宅丕后怵惕惟厲中夜以興思免厥愆

○怵勅律反

蔡氏曰伯冏臣名穆王言我不能于德繼前人居  
 大君之位恐懼危厲中夜以興思所以免其咎過  
 昔在文武聰明齊聖小大之臣咸懷忠良其侍御僕  
 從罔非正人以旦夕承弼厥辟出入起居罔有不欽  
 發號施令罔有不臧下民祇若萬邦咸休○從才用反

蔡氏曰侍給侍左右者御車御之官僕從太僕羣  
 僕凡從王者承承順之謂弼正救之謂雖文武之  
 君聰明齊聖小大之臣咸懷忠良罔無待於侍御  
 僕從之承弼者然其左右奔走皆得正人則承順

正救亦豈小補哉

侍御僕從罔非正人其承順厥辟者不至阿諛  
 其正救厥辟者極盡規箴於以出入起居安有  
 弗欽發號施令安有弗臧者哉

惟予一人無良實賴左右前後有位之士匡其不及  
 繩愆糾謬格其非心俾克紹先烈

蔡氏曰無良言其質之不善也匡輔助也繩直糾  
 正也非心非僻之心也先烈文武也

左右前後皆正人也君安有弗正者哉



今予命汝作大正正于羣僕侍御之臣懋乃后德交脩不逮

蔡氏曰大正太僕正也周禮太僕下大夫也羣僕謂祭僕隸僕戎僕齊僕之類穆王欲伯冏正其羣僕侍御之臣以勉進君德而交脩其所不及或曰周禮下大夫不得為正漢孔氏以為太御中大夫蓋周禮太御最長下又有羣僕與此所謂正于羣僕者合且與君同車最為親近也

慎簡乃僚無以巧言令色便辟側媚其惟吉士○便

反辟匹亦反

蔡氏曰巧好令善也好其言善其色外飾而無質實者也便者順人之所欲辟者避人之所惡側者姦邪媚者諛悅小人也吉士君子也言當謹擇汝之僚佐無任小人而惟用君子也又按此言謹簡乃僚則成周之時凡為官長者皆得自舉其屬不特辟除府史胥徒而已

周時長官皆得辟除僚屬穆王命伯冏慎簡乃僚以巧言令色便辟側媚為戒以吉士為稱可

謂知政本矣○巧言令色便辟側媚皆不祥之人爲禍於國家者反此則吉士矣

僕臣正厥后克正僕臣諛厥后自聖后德惟臣不德惟臣

蔡氏曰自聖自以爲聖也僕臣之賢否係君德之輕重如此呂氏曰自古小人之敗君德爲昏爲虐爲侈爲縱曷其有極至於自聖猶若淺之爲害穆王獨以是蔽之者蓋小人之蠱其君必使之虛美薰心傲然自聖則謂人莫已若而欲予言莫之違然後法家拂士日遠而快意肆情之事亦莫或齟齬其間自聖之證旣見而百疾從之昏虐侈縱皆其枝葉而不足論也

后德惟臣不德惟臣豈惟僕臣專責乎哉而就僕臣以言亦以正而成厥后之正以諛而啟厥后之自聖則亦何臣而不宜忠以事上歟

爾無昵于儉人克耳目之官迺上以非先王之典蔡氏曰汝無比近小人克我耳目之官導君上以非先王之典蓋穆王自量其執德未固恐左右以

異端進而蕩其心也

非人其吉惟貨其吉若時瘵厥官惟爾大弗克祗厥  
辟惟予汝辜

蔡氏曰戒其以貨賄任羣僕也言不于其人之善  
而惟以貨賄爲善則是曠厥官汝大不能敬其君  
而我亦汝罪矣

無昵于儉人克耳目之官廸以非先王之典其  
勉進期望乎罔者至矣復以非人其吉惟貨其  
吉爲瘵厥官其戒貨利之臣抑更諄切著明矣

當日警惕不忘恭敬如此卒之穆王馳八駿逞  
巡遊與命罔之言初不相似者得毋有貨利之  
儉人以多侈窮奢之欲導之歟

王曰嗚呼欽哉永弼乃后于彝憲

蔡氏曰彝憲常法也呂氏曰穆王卒章之命望於  
伯罔者深且長矣此心不繼造父爲御周遊天下  
將必有車轍馬跡導其侈者果出於僕御之間抑  
不知伯罔猶在職乎否也穆王豫知所戒憂思深  
長猶不免躬自蹈之人心操捨之無常可懼哉○

呂氏曰陪僕暫御之臣後世視爲賤品而不之擇者曾不知人主朝夕與居氣體移養常必由之潛消默奪於冥冥之中而明爭顯諫於昭昭之際抑末矣自周公作立政而嘆綴衣虎賁知恤者鮮則君德之所繫前此知之者亦罕矣周公表而出之其選始重穆王之用太僕正特作命書至與大司徒畧等其知本哉

引此章見事君之忠凡爲臣者皆宜盡之舉近習以槩其餘○大小羣工罔非事君者周公作立政首列常伯常任準人卽繼以綴衣虎賁蓋謂與王親近者不容忽也故君德成就其大者係於公孤無容言矣其小者綴衣虎賁之屬亦爲君德之所繫安可以爲微而不之擇乎於書不錄立政等篇而錄罔命者以見侍御僕從皆爲承弼厥辟之人也

**論語**

子曰鄙夫可與事君也與哉

與平聲

朱子曰鄙夫庸惡陋劣之稱

其未得之也患得之旣得之患失之

何氏曰患得之謂患不能得之

苟患失之無所不至矣

朱子曰小則吮癰舐痔大則弑父與君皆生於患失而已○胡氏曰許昌斬戮之有言曰士之品大槩有三志於道德者功名不足以累其心志於功名者富貴不足以累其心志於富貴而已者則亦無所不至矣志於富貴卽孔子所謂鄙夫也

臣而爲志富貴之人以鄙夫目之所以愧爲臣之不忠者

**孟子**

長君之惡其罪小逢君之惡其罪大今之大夫

皆逢君之惡故曰今之大夫今之諸侯之罪人也長

上聲

朱子曰君有過不能諫又順之者長君之惡也君之過未萌而先意導之者逢君之惡也○林氏曰邵子有言治春秋者不先治五霸之功罪則事無統理而不得聖人之心春秋之間有功者未有大於五霸有過者亦未有大於五霸故五霸者功之首罪之魁也孟子此章之義其亦若此也與然五

霸得罪於三王今之諸侯得罪於五霸皆出於異世故得以逃其罪至於今之大夫宜得罪於今之諸侯則同時矣而諸侯非惟莫之罪也乃反以爲良臣而厚禮之不以爲罪而反以爲功何其謬哉臣而先意導君之惡以罪人歸之所以誅爲臣之不忠者

**孟子** 孟子曰今之事君者曰我能爲君辟土地克府庫今之所謂良臣古之所謂民賊也君不鄉道不志於仁而求富之是富桀也

○爲去聲辟與闢同鄉與向同下皆同

朱子曰辟開墾也

我能爲君約與國戰必克今之所謂良臣古之所謂民賊也君不鄉道不志於仁而求爲之強戰是輔桀也

朱子曰約要結也與國和好相與之國也

由今之道無變今之俗雖與之天下不能一朝居也

朱子曰言必爭奪而至於危亡也

臣而導君以闢土克貨戰伐攻取之事以民賊視之所以痛恨爲臣之不忠者

**大學傳**長國家而務財用者必自小人矣彼為善之  
小人之使為國家菑害並至雖有善者亦無如之何  
矣此謂國不以利為利以義為利也

○長上聲彼為善之此句上下

疑有關文誤字

朱子曰自由也言由小人導之也此一節深明以  
利為利之害而重言以結之其丁寧之意切矣

臣以言利誘其君則菑害並至而善人亦無如  
之何故曰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亦痛恨  
而詬詈之也

**孟子**孟子曰有事君人者事是君則為容悅者也

朱子曰阿徇以為容逢迎以為悅此鄙夫之事妾  
婦之道也

有安社稷臣者以安社稷為悅者也

朱子曰言大臣之計安社稷如小人之務悅其君  
眷眷於此而不忘也

有天民者達可行於天下而後行之者也

朱子曰民者無位之稱以其全盡天理乃天之民  
故謂之天民必其道可行於天下然後行之不然

則寧沒世不見知而不悔不肯小用其道以徇於人也張子曰必功覆斯民然後出如伊呂之徒有大人者正已而物正者也

朱子曰大人德盛而上下化之所謂見龍在田天下文明者○此章言人品不同畧有四等容悅佞臣不足言安社稷則忠矣然猶一國之士也天民則非一國之士矣然猶有意也無意無必惟其所

在而物無不化唯聖者能之此言人品有是四者佞臣可鄙安社稷之臣可

法進而言之又有天民者大有造於斯世也極而論之更有大人者格上下而無其迹也噫斯其至矣臣道可知所取準矣

**詩**大雅蕩之什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

懿德天監有周昭假于下保茲天子生仲山甫音夷

假音格下叶後五反

朱子曰賦也烝衆則法秉執彝常懿美監視昭明假至保祐也仲山甫樊侯之字也○宣王命樊侯仲山甫築城于齊而尹吉甫作詩以送之言天生



衆民有是物必有是則益自百骸九竅五臟而達之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無非物也而莫不有法焉如視之明聽之聰貌之恭言之順君臣有義父子有親之類是也是乃民所執之常性故其情無不好此美德者而况天之監視有周能以昭明之德感格于下故保佑之而爲之生此賢佐曰仲山甫焉則所以鍾其秀氣而全其美德者又非特如凡民而已也昔孔子讀詩至此而贊之曰爲此詩者其知道乎故有物必有則民之秉彝也故好是懿德而孟子引之以證性善之說其旨深矣讀者其致思焉

因保天子而生仲山甫賢臣之有關於國家也重矣

仲山甫之德柔嘉維則令儀令色小心翼翼古訓是式威儀是力天子是若明命是賦

朱子曰賦也嘉美令善也儀威儀也色顏色也翼翼恭敬貌古訓先王之遺典也式法力勉若順賦布也○東萊呂氏曰柔嘉維則不過其則也過其

則斯為弱不得謂之柔嘉矣令儀令色小心翼翼言其表裏柔嘉也古訓是式威儀是力言其學問進脩也天子是若明命是賦言其發而措之事業也此章蓋備舉仲山甫之德

從古大臣未有不式古訓而能以道事君者故學問之功不可以已也

王命仲山甫式是百辟纘戎祖考王躬是保出納王命王之喉舌賦政于外四方爰發

辟音璧發叶方月反

朱子曰賦也式法戎女也王躬是保所謂保其身

體者也然則仲山甫蓋以冢宰兼大保而大保抑其世官也與出承而布之也納行而復之也喉舌所以出言也發發而應之也○東萊呂氏曰仲山甫之職外則總領諸侯內則輔養君德入則典司政本出則經營四方此章蓋備舉仲山甫之職

肅肅王命仲山甫將之邦國若否仲山甫明之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夙夜匪解以事一人

否音鄙明叶謨郎反解音解

朱子曰賦也肅肅嚴也將奉行也若順也順否猶臧否也明謂明於理哲謂察於事保身蓋順理以

守身非趨利避害而偷以全軀之謂也解怠也一人天子也

外而式諸侯內而輔君德入則典政本出則經四方其職亦難盡矣乃能明哲保身匪解以事非大臣之有學問者安能如是乎

人亦有言柔則茹之剛則吐之維仲山甫柔亦不茹剛亦不吐不侮矜寡不畏彊禦

茹音汝矜音鰥寡叶果五反

朱子曰賦也人亦有言世俗之言也茹納也○不茹柔故不侮矜寡不吐剛故不畏彊禦以此觀之

則仲山甫之柔嘉非軟美之謂而其保身未嘗枉道以徇人可知矣

人亦有言德輶如毛民鮮克舉之我儀圖之維仲山甫舉之愛莫助之衰職有闕維仲山甫補之

輶音鮮上

聲圖叶丁五反助叶林五反

朱子曰賦也輶輕儀度圖謀也衰職王職也天子龍衰不敢斥言王闕故曰衰職有闕也○言人皆言德甚輕而易舉然人莫能舉也我於是謀度其能舉之者則惟仲山甫而已是以心誠愛之而恨

其不能有以助之蓋愛之者秉彝好德之性也而不能助者能舉與否在彼而已固無待於人之助而亦非人之所能助也至於王職有闕失亦維仲山甫獨能補之蓋唯大人然後能格君心之非未

有不能自舉其德而能補君之闕者也  
柔不如剛不吐矜寡不侮彊禦不畏以至衰職  
有闕維其補之信非山甫之古訓是式不能有是也大臣之能於其職無一不從學問中來矣

仲山甫出祖四牡業業征夫捷捷每懷靡及四牡彭

彭八鸞鏘鏘王命仲山甫城彼東方

○及叶極業反  
彭叶鋪郎反

朱子曰賦也祖行祭也業業健貌捷捷疾貌東方齊也傳曰古者諸侯之居逼隘則王者遷其邑而定其居蓋去薄姑而遷於臨菑也孔氏曰史記齊獻公元年徙薄姑都治臨菑計獻公當夷王之時與此傳不合豈徙於夷王之時至是而始備其城郭之守歟

四牡駉駉八鸞啻啻仲山甫祖齊式造其歸吉甫作誦穆如清風仲山甫永懷以慰其心

○駉音達啻音皆叶居奚反風

叶孚  
惜反

朱子曰賦也式適其歸不欲其久於外也穆深長也清風清微之風化養萬物者也以其遠行而有所懷思故以此詩慰其心焉曾氏曰賦政於外雖仲山甫之職然保王躬補王闕尤其所急城彼東方其心永懷蓋有所不安者尹吉甫深知之作誦而告以適歸所以安其心也

引此章為純臣德脩職舉之例○古之為臣者有德優於已而膺輔弼之任者矣啟君心沃君心蓋亦庶幾乎崇政說書之風歟而施之於幹濟則不必見長也有幹旋於外而盡旬宣之責者矣集乃事濟乃艱蓋亦庶幾乎南陽鞠躬之選歟而律之以格心則不必相侔也是則德職兼備之難也若仲山甫者其足當之矣

**春秋**宣公二年秋九月乙丑晉趙盾弑其君夷臯

胡氏曰趙穿手弑其君董狐歸獄於盾其斷盾之獄詞曰子為正卿亡不越竟反不討賊以是書斷而盾也受其惡而不敢辭仲尼因其法而不之革

其義云何曰正卿當國任事之臣也國事莫酷於君見弑不於其身而誰責乎亡而越竟謂去國而不還也然後君臣之義絕反而討賊謂復讎而不釋也然後臣子之事終不然是盾偽出而實聞乎故也假令不與聞者而縱賊不討是有今將之心而意欲穿之成乎弑矣惡莫慘乎意今以此罪盾乃閑臣子之邪心而謹其漸也盾雖欲辭而不受可乎以高貴鄉公之事觀之抽戈者成濟唱謀者賈克而當國者司馬昭也為天吏者將原司馬昭之心而誅之乎亦將致辟成濟而足也故陳泰曰惟斬賈克可以少謝天下耳昭問其次意在濟也泰欲進此直指昭也然則趙穿弑君而盾為首惡春秋之大義明矣微夫子推見至隱垂法後世亂臣賊子皆以詭計獲免而至愚無知如史太鄧扈樂之徒皆蒙歸獄而受戮焉君臣父子不相夷以至於禽獸也幾希故曰春秋成而亂臣賊子懼引此章為為法受過之例

左傳晉惠公卒

子圉立是為懷公

懷公命無從亡人

時重耳出亡在

外懷公命羣臣無得從其行者期期而不至無赦上期如字約也下期音基一年也懷

公與其國中親戚相約滿一年不名歸者殺之無赦狐突之子毛及偃從重耳

在秦時狐突二子狐毛狐偃皆從重耳在秦國弗召狐突不召二子歸晉懷公執狐

突曰子來則免對曰子之能仕父教之忠古之制也

策名委質質形體也言人臣之名書於其王之策委身體而君事之貳乃辟也而復

有二心則加之罪也今臣之子名在重耳有數年矣若又召之

教之貳也父教子貳何以事君刑之不濫君之明也

臣之願也淫刑以逞誰則無罪臣聞命矣乃殺之卜

偃稱疾不出曰周書有之乃大明服言君大明則民心服已則

不明而殺人以逞不亦難乎民不見德而唯戮是聞

其何後之有重平聲質音致辟婢亦反

引此章為懷忠受禍之例

**孟子**萬章問曰或謂孔子於衛主癰疽於齊主侍人

瘠環有諸乎孟子曰否不然也好事者為之也癰疽瘠環皆齊人

反疽七余反好去聲

朱子曰主謂舍於其家以之為主人也癰疽瘠醫

也侍人奄人也瘠姓環名皆時君所近狎之人也

好事謂喜造言生事之人也

於衛主顏雝由彌子之妻與子路之妻兄弟也彌子謂子路曰孔子主我衛卿可得也子路以告孔子曰有命孔子進以禮退以義得之不得曰有命而主癰疽與侍人瘠環是無義無命也

○雝如字又音單

朱子曰顏雝由衛之賢大夫也史記作顏濁鄒彌子衛靈公幸臣彌子瑕也徐氏曰禮主於辭遜故進以禮義主於斷制故退以義難進而易退者也在我者有禮義而已得之不得則有命存焉

孔子不悅於魯衛遭宋桓司馬將要而殺之微服而

過宋是時孔子當阨主司城貞子為陳侯周臣

○要平聲

朱子曰不悅不樂居其國也桓司馬宋大夫向魋也司城貞子亦宋大夫之賢者也陳侯名周按史記孔子為魯司寇齊人饋女樂以間之孔子遂行適衛月餘去衛適宋司馬魋欲殺孔子孔子去至陳主於司城貞子孟子言孔子雖當阨難然猶擇所主况在齊衛無事之時豈有主癰疽侍人之事乎

吾聞觀近臣以其所為主觀遠臣以其所主若孔子



主癰疽與侍人瘠環何以爲孔子

朱子曰近臣在朝之臣遠臣遠方來仕者君子小人各從其類故觀其所爲主與其所主者而其人可知

引此章爲君子進必以正之例○公忠自矢者臣之心也難進易退者臣之節也豈其不嫻於禮義而謂之忠乎孔子進以禮退以義得之不得曰有命此爲人臣者不可不知也○程子曰能盡飲食言語之道則可以盡去就之道能盡

去就之道則可以盡死生之道飲食言語去就死生小大之勢一也愚謂出處進退吉凶得喪胥是道也微乎微乎非知道之君子其孰能悉之乎

漢武帝紀

鑑建元六年以東海

古徐州今海州是

太守汲黯

爲主爵都尉時黯爲謁者以嚴見憚河內失火延燒千餘家上使往視之還報曰家人失火屋比延燒不足憂也臣過河南貧人傷水旱萬餘家或父子相食臣謹以便宜持節發倉粟以賑之臣請歸節伏矯制

之罪上賢而釋之以數切諫不得留內遷為東海守  
 好清淨擇丞史任之其治務在無為引大體不拘文  
 法歲餘東海大治召為主爵都尉黯為人性倨少禮  
 面折不能容人之過時天子方招文學嘗曰吾欲云  
 云黯對曰陛下內多欲而外施仁義奈何欲效唐虞  
 之治乎上怒罷朝謂左右曰甚矣汲黯之戇也羣臣  
 或數黯黯曰天子置公卿輔弼之臣寧合從諛承意  
 陷至於不義乎且已在其位縱愛其身奈辱朝廷何  
 黯多病莊助為請告請上曰汲黯何如人哉助曰使

命任職居官無以踰人然至其輔少主守成深堅志

深遠堅固招之不來麾之不去雖自謂賁育孟賁生

不可奪也亦不能奪之矣上曰然古有社稷之臣長牛角

夏育力舉千鈞皆古勇士至於黯近之矣以數數去聲或數

數上聲為請為去聲胡氏曰汲黯多欲之言豈惟深中武帝之病凡為

人君莫不然矣故人君莫大乎脩身而脩身莫先

於寡欲欲誠不行則心虛而善入氣平而理勝動

無非理事無不善唐虞之治不越此矣○錢氏曰

人君好名為治之累也夫好名者必外慕外慕者

躬行有所不及則敗矣武帝嘉唐虞樂商周狹小漢家制度而有長馭遠駕之志申公一言警之以力行而帝不悟汲黯面質之以多欲而帝又不悟外嗜仁義之美而卒之躬行力虧則亦好名而已矣高帝憚叔孫之制令取其易行文帝恐釋之大言則曰卑之無甚高論蓋亦以爲慕古之名而躬行有所不至要不若顧其力之可爲而行之耳武帝有志於慕古而治效不逮於高文故愚以好名爲人主之累也

汲黯持節發倉粟以賑可謂達救時之權矣及歸節請伏矯制之罪帝未嘗不嘉其忠貞而不之過也獨至內多欲而外施仁義一語則深中膏肓矣雖明知其爲社稷之臣而不見用不亦深可惜哉

**小學**衛靈公與夫人夜坐聞車聲辘辘至闕而止過闕復有聲公問夫人曰知此爲誰夫人曰此蘧伯玉也公曰何以知之夫人曰妾聞禮下公門式路馬所以廣敬也夫忠臣與孝子不爲昭昭信節不爲冥冥

事類彙編 卷十四 五  
情行遠伯玉衛之賢大夫也仁而有智敬於事上此  
其人必不以闇昧廢禮是以知之公使人視之果伯

玉也

○爲行並去  
聲信音伸

忠臣之志操傳於婦人之口遂使不爲昭昭信  
節不爲冥冥情行二語爲千古事君之龜鑑

**唐代宗紀**廣德三年秋七月綱臨淮武穆王李光弼  
卒鑑初上之幸陝也光弼竟遷延不至上恐遂成嫌  
隙其母在河中數遣中使存問之吐蕃退除光弼東  
都畱守以察其去就光弼辭以就江淮糧運引兵歸

徐州上迎其母至長安厚加供給使其弟光進掌禁  
兵遇之加厚光弼治軍嚴重指顧號令諸將莫敢仰  
視謀定而後戰能以少制衆與郭子儀齊名及在徐  
州擁兵不朝諸將田神功等不復稟畏光弼愧恨成  
疾而卒

劉氏曰綱目於子儀卒具官爵謚號此其止於爵  
謚何致不滿也代宗播越光弼擁兵不赴國難君  
子病之故雖有太尉副元帥之官削不復書以爲  
能思其職則不若是矣是以大臣不可以不知學

光弼之失大義不明而利害之念重也○尹氏曰  
事君有大義不可擇利害而爲之蘇峻之亂陶侃  
遷延顧望賴溫嶠左右推輓同濟國事君子猶爲  
之不滿光弼爲中興元功特以畏讒疑沮緩於勤  
王雖有他美亦莫能贖故君子深爲之惜且光弼  
與子儀齊名號爲李郭戰功俱爲第一然綱目於  
子儀之卒書尙父太尉中書令汾陽忠武王於光  
弼之卒不書其太尉副元帥之官止及其爵謚而  
已於此見君子有不滿之意故予之而不盡子亦

足爲事君不知義命者之戒也○袁氏曰子儀光  
弼皆累戰功崛起爲中興元勳第一不幸皆爲檢  
壬所譏詆禍切於剝牀而子儀居之宴如雖屢奪  
兵柄然朝聞命夕就道無纖芥嫌卒以此悟庸王  
彌小人之間而全功名於世光弼畏禍之及則擁  
兵自衛雖天子詔援京師之急亦不行也而身反  
益危其名節亦稍貶且子儀拒衷甲之請以羸騎  
赴軍容之約而魚朝恩爲之泣下光弼一爲遷延  
卽諸將皆不受約束迄以憂死夫此諸將也非平

日令行禁戢蹈火赴坑者乎以斯知信孚則無讎  
敵道忤則無僕御而全身遠害果不在他易所謂  
有孚在道以明何咎蓋子儀有焉光弼其有愧哉  
人臣之義無以有已君命之行則行君命之止  
則止子儀聞命就道乃心王室光弼擁兵不救  
有虧大節人品功績固不可同年而語也綱目  
具書官爵謚號以予子儀至光弼止書爵謚而  
不具官號稱物之宜也人臣可以忠自勸矣

**禮**曲禮大夫七十而致事

陳氏曰致還其職事於君也

若不得謝則必賜之几杖

陳氏曰不得謝謂君不許其致事也如辭謝代謝  
亦皆却而退去之義几所以馮杖所以倚賜之使  
自安適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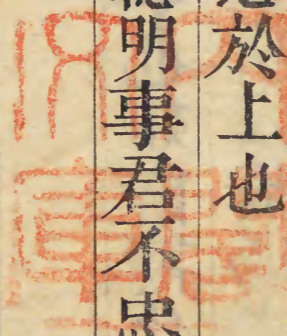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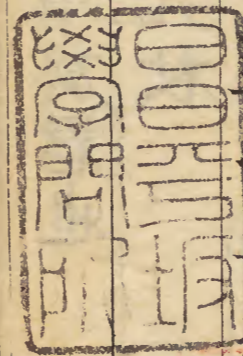
行役以婦人適四方乘安車

疏曰婦人能養人故許自隨古者四馬之車立乘  
安車者一馬小車坐乘也

臣之事君也固當忠矣若夫賜几杖以婦人乘

安車如此類者君之體卹其臣抑何無弗至也  
 盛世君臣合德上下咸休下無不被之澤上無  
 不輯之事者非用此道乎後世之御臣工者有  
 能體其隱而備爲之所吾未見臣不輸志致力  
 於其君者也上以是作下以是應蓋有所以勸  
 之者矣未可獨責下之不盡忠於上也  
 自定公問君使臣至此引言總明事君不忠之  
 非孝也

事親庸言卷十四終



天保(西)

